

猶園

第七影響
第八報緣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1

4

60

65

70

75

繪

園

竹

僧園第七目錄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汪尚書毀寺報

楊昆山毀寺報

舒御史毀寺報

張居士鞭佛報

王民部罵佛報

金箔朱焚經報

牛肉僧人入道場報

焦典史沉佛報

曹侍郎伐樹報

崇德縣冤報

劉廉察濫獄報

白金吾惑報

李氏妾妒報

F0191-(4)

陳烈婦爲厲報夫寃

南禪僧食鱸報

欽氏子殺狗報

瑞光僧淫報

吳氏子寃報

雷明府遇鬼陣

定慧寺寃鬼相逢

吳省郎殺人報

南溪楊氏寃報

安慶人殺小兒報

賣油人殺小兒報

書生婦如報

小韓負心報

諸葛氏負盟報

邵舉人寃報

王給事食犬報

蒸蜂之報

張阿招屠猪報

顧樂屠猪報

馮氏子屠牛報

天長縣化魚僧

處州民墮犬腹

薄明經爲魚

徐文長寃報

徐氏兄弟寃報

新發潘家交報

來方伯濫刑報

指園第七目錄

猶園第七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城東齊門內大宏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鄰近。御史耽情邱壑。與李長沙文待詔諸公交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廣園囿。命惡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於地。用刀刮其面。金左右強諫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竄。蘇碑剝落。

佛化猶甚
又惡心

蓮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瘋癩癢不可忍手持
刀自刮其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舉體綻裂膿血淋漓
旬日而死所造之園名拙政喬木千章皆寺中故物也
爲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守竟鬻於衣冠家矣以
此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理豈虛也哉

汪尚書毀寺報

新安城南有披雲峯峯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僧
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婺源汪尚書鉉因
占風水將造墓其上於是折而毀焉剝像焚經千年之
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惡疾皮肉消盡而
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往年余爲寺僧
題疏募脩殿堂新安賈人子莫有起而應者今不知如
何

楊昆山毀寺報

嘉靖中昆山縣合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學不遵
像教折毀報國寺爲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剝壞無何罷
官還中途舟覆家口盡沒於江此公無病發狂自去其
皮未及門而卒

舒御史毀寺報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聖誕之辰守令衛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於斯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偕惡少子弟入寺中僧徒迎候稍遲啣之適聞人舒汀爲御史按臨蘇城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王遂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爲長洲縣新學先期令下責令養濟院要繩索萬條不曉何用既其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什像僧徒三百衆並逐於外繞車號泣惟三世佛牽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卽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齊手刮其金金盡乃止後御史得亞父之疾楚極號叫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惡少家口並相續淪亡陳覺元親睹其事

張居士鞭佛報

可一居士張敕少讀儒書不信佛法有人送古銅彌勒像一軀居士受焉按之於地鞭至八十乃止後甲辰秋八月居士夜爲盜所殺身被數十刀楚毒號呼徹於遠

近盜割其陰乃絕馮廉察語余曰此誠經中所稱見報
今生作之卽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昭鑒誠焉近傳葑
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枷以加於金像之頸雖
有名賢勸化終不聽信未知後來報應何如也

王民部罵佛報

王洪顯西安三原縣人平生不信天地陰陽仙佛鬼神
著書罵佛妖妄不經爲洛陽令時已毀佛寺故處其後
擢民部郎權稅北新關嘗爲大言以欺世云我他日來
作都御史必先填歟西湖悉種桑柘然後拆毀靈隱昭

慶淨慈諸大刹改爲書院送與士夫開講又不信冥
中有閻天子時黃田曹汝亨其同年友也爲謔辭以應
之曰此公不宜犯他將來與兄算帳何以處之舉座聞
之無不大闕不數日洪顯中夜發狂號叫腹脹如甕而
死徧體皆作青紫色當時莫不以爲有報應焉萬曆辛
亥冬事

金箔朱焚經報

蘇州臯橋朱及以鍊金爲業人呼爲金箔朱曾有一西
蜀僧來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杳無影

響朱聽信左右取火焚經煎其金鍊爲金箔年餘家道
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殂此目前近事也

牛肉僧入道場報

楚中有僧號荆山和尚善星命昔年來寓半塘壽聖寺
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噉飯數升牛肉數盞至暮
醉飽而歸率以爲常時值中元寺中造盂蘭盆齋設放
瑜珈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葷酒之氣觸
忤諸佛菩薩卽爲護法佛藍神所擊立跪而死次日人
共往看之雙手猶擎向天而跪如故莫不驚歎回心向

善

焦典史沉僧報

典史姓焦氏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任
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偶逗
舟江上解后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許僧因
吐情告典史曰貧僧囊中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
山設道場爲觀世音建幢樹剎公幸附吾而南此功德
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與偕行行復三
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竟推此僧於江中

豚其篋果六百元在焉悉入私帑隨隱其事自謂鬼神
莫知曉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
君不特攘吾金且害我命我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
必終不爲君有從此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
晝不見形無夕不感夢夢卽驚寤目旣瞑復夢如初凌
晨起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吾獲訴於上帝帝大怒將
命戮汝父子其聲甚厲典史心中憂懼不知所出遂得
大病寢興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冤
魂而薦亡疏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禱

悔過而已逡巡抵家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
不啻分毫囊中諸凡讓謝無所不營而此僧爲人而至
常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元往南海去也
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據牀而坐負屏
而立不恆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僉曰和尚來
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時典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
金亦垂盡精神沮喪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刺
直來詣門相訪闢入中堂闔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
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典

史方負牀呻吟妻孥環聚而泣已睹僧形見前復聞僧
通姓名於外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吾必無路活矣
不如速死遽投牀下奪刀欲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此
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
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
衆相率出避僧曰去年遊魂於風浪中分必死矣忽見
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熒熒然引入蘆漪幸遇漁舟
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於魚腹某六白金雖爲君有且
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償此夙願於觀世音前

過江陰知君病所繇來故須一見爲君釋孟蛇之疑耳
典史曰雖然金已盡卽四壁所有不滿數鎊何以償吾
師負終當埃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索金君何出
此言舉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
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爾之後鬼形遂
絕典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失心人少日而殂矣典
史止有一子爲江陰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舉以親
喪不赴無故白日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往救尋
失其屍僧歸自南海聞而歎息久之此萬曆申酉年間

敬鬼神
而遠之
不可不
信

事噫自古冤鬼為厲者亦多矣此則未嘗死而菩薩神
通幻出奇鬼形狀以勦之至死一何狡獪也

曹侍郎伐樹報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艱還獲鹿里中
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鑿十四井於家汲者
絡繹不絕而陽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旁有老栢樹一
株故老相傳為千餘年物公檢歷擇日將伐取其材是
夜公夢樹神託形為綠衣老人詣門告曰吾壽已千餘
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譴至矣公明日起而訝

報存之說
儒者不論
此段曹君
滅門乃尚
兼之過行
可不慎哉

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吾志決矣其夜老人復
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滅而家先殛而子公大怒睡中
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工持斧執鋸立時伐取樹中
血流地為之赤未幾長子孝廉死公與夫人相次而亡
一門之內無噍類矣

崇德縣冤報

吳中衣冠為西越某縣令縣有大盜城社數十年莫能
得衣冠籍沒其家財累萬又斃之杖下家無少長悉決
殺之慘毒之聲聞於街巷隱其事以為人莫知也一日

衣冠賀年入郡城謁觀察使乍登舟便見此盜與妻子
數人皆身被纒綆囚服藍縷行於道上問左右咸無見
者久之微聞鎖械聲漸近案前自此舉眼卽至往返百
里髣髴常在於其側衣冠心甚不樂返縣之日復遇百
姓叫屈稱冤擁車而人各裹神馬於磚亂擲縣堂之上
都莫能制進衙後卽見鬼卒押此盜家口立於門傍晝
夜見形不去或牀前或屏後奴婢皆驚而走衣冠遂病
瘡於頸透其喉痛楚備極七日而殞

雷明府遇鬼陣

晉江雷明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
嘗枉徵財課百姓瘼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拷掠
之慘至手足指墮于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民之父
母後遷曹郎去未幾奉差南還將之閩道經吳下舟中
得疾困入城借寓求醫而余姻家徐光祿適有空宅張
典于翦金橋明府遂寓焉其時暑月居人鄰近者夜乘
涼方就枕咸聞街中若數百人語聲相催而過急起視
月尚未午自門隙覘之則皆獐厲鬼物怒目戟髯或著
鎖械或披藍縷怪狀奇形莫可名狀始知非人也頃之

候徐氏門開遂擁而入其黑如烟及曉報明府卒

劉廉察監獄報

明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辰第爲人剛執不阿萬歷乙巳年問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家奴在外興生值衛巡官格鬪巡官死長君太學實不與聞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輿議頗稱枉濫是時廉察爲政畧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一紙文書來告曰家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尋當不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有病迎醫醫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診其脉是黃赤脉不可爲也廉察病中髣髴常見一老公氈巾白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跳至胸上坐而據之食以此不下咽日爾羸瘦後月餘不起杭城人多知此事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白金吾惡報

萬歷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惡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爲營將而刀筆益善人以爲天道無徵一日忽患牙床腫痛其楚毒不

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不牢漸將脫落衛尉命家人以次取下每取一齒出一大蛆蟲鱗甲淨淨可畏久之齒蕩然矣僅存齧齧猶能自嚼其舌舌爛至盡而死識者以爲切齒之怨衆口所詛報當如是爾吳人錢允治聞其事于都下客也

李氏妾妒報

長洲縣治後平橋東老有李祝恒以刀筆爲事妻妾二人妾先與妻不和妻暴死咸疑是妾所殺萬曆癸丑年春妾忽患陰中痛不堪其苦久之挺出二物狀並如蛇

時時昂首于外細視之喙目備具或云是人面瘡醫曰是肉鰓也喜食肉因取肉試之便啣肉而進每日盡肉四兩痛纔定矣鄰人輩咸勸誦經洗懺多方以禳之其家素不信佛今具如所教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既終痛苦如故悶絕者數四因令女巫視之巫于妾前方抱琵琶鼓舞良久忽聞簾下有切齒之聲初遠漸近巫驚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舉家惶怖俄而空中靈語謂家人曰某爲長室罪不至死何故橫見殘害理于帝所得託此瘡以雪冥恨雖有三昧法水安能洗此積

一
續即其聲甚厲宛如平生妾自此後常髮髻見大妻在
于其側禱謝竟不能止號呼歲餘至明年甲寅夏四月
而死是月十八日希言與秀才管珍同過處士錢允治
其說如是也

陳烈婦爲厲報夫寃

錢日省嘉興海鹽縣人住半邏村家豐族盛入貲爲太
學生其地近接海寧縣因與海寧陳氏姻連陳太常與
郊之長男諸生祖臬者日省從女夫也經義最高知名
庠序烈婦實祖臬之妻萬曆乙巳冬十二月間嘉興衛
滿指揮捕鹽硤石販人據岸投石碎其首立死太常父
子皆不與聞會烈婦母喪遣奴曹在硤石治祭有采指
揮風共太常怨飀構于上官遂與大獄罪當坐長男竟
論祖臬抵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計不知所出日省使
其從子朗生夜傳語往說烈婦曰汝夫覆盆吾力能營
救之但事勢危迫之秋非傾橐委仗無路雪寃汝豈有
意乎烈婦深相傾信立捐鏹三百緡及匣中物金鳳釵
珠步搖銀幔鈎紫磨條脫之屬雜繒采寶玉稱是盡付
叔弟二人不問出入隨隱其事日省鄉居往來城市常

舍于海鹽城隍廟中既挾重賞畧不周旋却與朗生潛往廟中分擘財物發篋燦然喜動聲色竟爲道士隔牆窺見突扉闌入攘金二餅而出日省跡之不及道士往告于族人沈儒宗儒宗又亡行青衿也遽走入廟嚇攘其半明日白之于官官遂案賊拷訊不禁鞭撻疆自誣伏而儒宗及滿家賓客並相引證鍛成大辟祖臯有口終莫自明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搶地晝夜哭不輟聲曰吾陷夫君歐刀祭棺尚何面目見舅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耳入戶反闔縊于屋梁而死縣令

聞而大驚旌其門曰孝烈海寧黎獻莫不隕涕呼之爲陳烈婦矣未久日省方在家料理行裝將赴京黃緣爲郎準擬皆畢忽顧見烈婦囚首敝衣帶從鬼使六七輩來家紛鬧認是海鹽縣亡過手力姓名皆籍入城隍廟中者張目攘袂如有捕捉之狀問侍從並無見心甚惡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久烈婦形見于儒宗家作諸靈怪索金徵命煎逼萬端一日忽坐其妻某氏妝臺前對鏡吁嗟似若稱屈叩之荅曰妾錢氏也汝夫太忍攘吾金矣又織吾夫之罪致妾枉死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今

獲理矣要當斷汝家種自爾之後徵逐如常儒宗妻因
此得病一日烈婦形見仍帶從日前鬼使六七輩手持
鐵銀鐺鏗然有聲徧室搜擒拉攤牀帳凡諸內外長幼
舉家八口以次殂歿不及一年妻某氏亦死每一人死
則曰陳家娘子來也室中終夜相驚儒宗惶恐叩頭向
陰魂懺悔頻為設食烈婦曰何勞如此畧我百金坐夫
大辟豈是壺餐所能禳免儒宗跪而請曰今當出此攘
金為娘子裝塑佛像追福生天不亦善乎哀求千數烈
婦良久方許之因辭去霍然不見隔數日儒宗匍匐亡
妻喪事哭弔紛紜頓忘前約晨坐輒聞戶外詬罵聲見
烈婦褰簾而至怒曰許君出擗金裝像獲免追錄何故
遲延以我不能殺君耶言已遂滅儒宗變色流汗應時
併工裝成金像數軀供養于家朝夕懺悔骨肉喪盡餘
有一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焉太原王徵君禪登為作
陳烈婦傳有云誰謂巾幗不能為厲鬼乎傳成兩家果
有此報徵君向余稱述如此後金生請記無忘焉自古
枉死三尺組下者載記甚多烈婦一何靈異若斯也

南禪僧食鱻報

蘇州南禪寺禿師雲峯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鱸魚每食鱸或生剝或沸羹或斷其頭日辦烹殺萬歷戊午火焚滄浪亭後僧盧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殿徙囊篋烟迷不能出人見其昂首牆上蜿蜒偃轉與釜中鱸魚無異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欽氏子殺狗報

蘇州欽氏子不載其名少漁子也嘗得媚藥方其法取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刀斷其陰出以治藥藥成乍試御女中夜得病作狗嗥數聲而死欽與畫家王中立周旋王所傳說

瑞光僧淫報

蘇州盤門內瑞光寺僧如蘭不持律戒畜養園婦為妻萬歷癸丑年春為人攬送菩薩像一軀至五臺山寄載運糧船上如蘭共守而去見船人婦艾而有色日夕調戲穢言狼藉將及其私忽為運糧衛尉所覺怒蘭淫邪立加叱逐併菩薩像昇置東昌河濱左右諷之不能止如蘭計五臺路已漸近因僱生口前進隱匿奸謀將報

山中人共決致像之策纔登驢背便見陰神從空而下以戈矛刺其兩肋應聲流血痛苦不勝悶絕于地良久所患處因爾成瘡日漸洞開爛出兩內腎膿血與腹相通及家而死當時莫不以爲有果報矣錢允治說

吳氏子冤報

長洲縣平橋沈幼文工于摹石稱高手其子長郎本立亦善箕裘萬歷丁未長郎忽思遠遊將挾薄技干齊東都御史黃公幼文以子不識道路託壻吳士廉同伴同行旣徧江淮復遊邊塞兩年間計會剽劫之資不下三百金與廉單船寄載南還行至瓜步廉利其資蓄忽萌異謀遂于揚子江頭推長郎墮水而死盡擲其囊將書札簿籍一一燒滅幼文夢見長郎被髮裸形浴血而來冤泣不能自勝訪于客伴竟無究其跡者廉自以逆謀氣阻不見丈人潛住妹家其妻往會適見紙灰在地又庭中晒出白練衫月色褰子青鑲錦半臂流蘇香纓汗巾小刀子悉認是弟長郎故物心疑之密而不言泣告于父幼文力唇口訥情知是婿所爲不能訴官申雪追加痛憤設祭招魂而已至癸丑夏四月廉挾貲出賈仍

過揚子江口低頭便見長郎影于水中相拖入水須臾失性發狂自投洪波而死

定慧寺冤鬼相逢

萬歷年間有姑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伯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痾忽遇新安賈人某甲隣而拯之力爲營辦醫藥少日遂痊乙便相隨不去甲以其人敏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起惡念將甲謀害擠之急流中擁其貲千金還姑蘇驟爲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封門內定慧寺

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幽魂傳有西裏高行法師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有往來少年之門者侈爲勝事挈同往觀乙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已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之偕纔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遂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廚攘刀自屠其腹抽出肝腸臍腑擎于掌以示衆人無不怖走遂仆于地而絕其夜賈人之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貲財封記尚存鄰里

推驗無差子遂據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還如斯冤報速而慘矣

吳省郎殺人報

萬歷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某貴人爲省郎時誤斃一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亦魂隨之返乃與其家爲祟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綿一日信州張真人舟過毘陵挽所親往白其狀懇求禳制之事真人曰余正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卽燃香燒甲亦無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何其便及焚符書法城隍立命出牒述治俄而冥卒受牒廣索于吳氏不得又徧地搜訪凡十來日乃遇裁工于小君山廟中曰處處尋不得見却在此耶叱起就擒裁工怒曰吾益益覆積年今方得理異冤于上帝帝命君山之神爲我昭雪此人福盡災生且莫且攝至矣見形于其家者卽所差鬼使吾待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與城隍事而以真人之命制我乎冥卒不得已持牒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于帝非吾力所能回也其夜貴人竟卒

南濠楊氏冤報

南濠楊氏開生藥舖有名其子先春獲舉于鄉楊遂用
勢力謀得其鄰馬氏宅馬氏亡婦形見如生時恒在屋
梁上住張目攘袂而罵楊死甲寅冬子病又見馬同逼
去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早死而貲產甚饒遺孤方在襁
褓母發保惜非常其叔亡賴輒思謀害蜂目豺聲頗驚
視聽一日跪告其發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
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字之願嫂無他疑發謝曰叔有
此心妾夫爲不亡矣自是深相接待各無異志孤年且
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攜其姪同往小兒拾
得零星木屑還家戲蓋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入畧
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往覓斧劈其腦仆于途
矣明日訟于府府下其事于理理不能決值上巳祭丁
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具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
于案前稱冤流血被面理問曰是某氏兒卯應曰然曰
是汝叔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其日祭畢卽召
叔對簿具服其辜旬餘後早起獨坐又見此小兒來謝

視其面已無血矣閩人王某見爲府理刑親與黃州牧
九鼎談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爲業此人常肩油擔往來城中
一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兜額下鑲銀項箱
臂垂紫磨跳脫身衣文葆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萌惡
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
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于僻處褫
剝衣飾殆盡竟絕其吭藏屍篋井中父母失兒尋覓無
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劫得計幾年之間家亦驟富妻
生一子宛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
賣油人移枕簟當風而臥兒反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
賣油人方眠熟大駭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舉手
一拍簪貫心矣即便絕不復活兒遂長成擅其貨業許
生國光嘗見其翁說之

書生婦妬報

近日吳城有大家女嫁于某書生爲婦妬甚嘗怒媵婢
與書生私通取木秤一根穴入其陰婢竟以死莫有發

其事者居數月此女陰中生一肉蛇楚割異常時時昂首向外用手捫之復縮而入醫藥罔效遂死

小韓負心報

小韓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暑月裸程膚膩如雪父亡後與母孀居其母善製紙鏹日翦數百供里社祭享之用餽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韓遂流落無家一日偶立于陝商鹽店之下見有算簿在案店中人不閑算術前後昏錯致主人翁屢叱之韓遂代爲布算一局從容下籌甚有條貫主人翁驚視再三見其衣服藍縷曰以子骨

相不貧奈何困悴如此豈謀之拙乎子來店中爲我司其出入卽終身可成就矣韓大喜過望訊知此翁卽關中麟賈賈老家于杭城積貲四十萬侍妾數人有妻與子居關中歲通信耗以爲常賈老旣得小韓視如己子甚于骨肉韓亦父禮事之每食則數妾皆來侍坐韓亦與焉往來出入畧無嫌疑輩中有幸姬年稍長者小字荆娘容色豔麗風態動人兼善于治家一見小韓遂屬意焉而事實之心怠矣韓雖年逾弱冠猶未近女色始諧繾綣曲盡于飛時時隱入室中兩情相得眷戀少

雙歲餘家人不之知也已而荆娘有娠免身生男模樣
與小韓無二矣衆始覺之賈老又極愛此兒常抱出店
中戲韓曰人皆謂此兒類汝意汝所生果否韓面發赤
賈亦微笑而已首尾三年所得荆娘囊蓄數千金喻山
河指日月誓心不娶願畢一生之歡後韓忽萌二志竟
置別室于外娶得某家女婚焉荆娘聞而大恨涕泣不
食沉綿枕席寃忿彌深韓自以負盟慚恥避不入內常
託事故一夕設計召至荆娘怒甚嚙其頸肉者三長慟
號哭嘔血數升而死中外聞者無不唾韓之薄倖矣荆

娘死後輒見夢爲祟同時男女婢使十餘人又無故相
繼經死于室韓反嗾其怨家訟賈老于官多方布置計
斃之獄中官察其枉雪之賈老出獄後房帷若掃悒悒
不樂又數見怪異往來韓教他客諷之西歸至是四十
萬金貴業一旦爲韓氏有矣明年賈老命其長子來杭
營算什一韓復百計誘惑與爲花柳之遊後陰使人誣
以不法事有司追提急迫中夜遁去而韓自謂用計之
得鬼神所莫知也廣張典庫縱畜少艾遂爲杭城富人
一日于官巷口過忽見香車中一美人妝飾甚盛褰簾

而語曰負情儂尚在乎左右望之酷類荆娘既近乃真
是也出簾粹韓領髮同還所居及門韓脫身疾走入內
荆娘隨踵而至登堂詬罵氣壯如生復招集前所經死
之鬼十餘輩晝夜作耗常自持韓臂指嚙咬損振楚毒
萬狀韓開眼便見計無所出但以手掩其面向天私祝
願盲雙目荆娘遂唾其目目無故自盲嗣後韓神理惑
亂狀若病狂左右咸見冤魂之氣纏結其身竟暴卒卒
之日適賈子復來泣控于官官將置業盡數斷還而并
典庫少艾亦歸賈子矣張文煥松陵舟中說此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至
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元遠
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至即行矣然渴甚子爲我覓漿
一甌飲之諸葛即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曰以藕代
茶可乎老翁從容嚼藕畢日向暝矣謂諸葛曰所期不
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貪其高論欣然挽歸
僧舍置酒張燈談笑忘倦設榻于隔壁室中止之心訝
其爲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上所閱者新浙江舉

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詎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死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子當于後科獲雋無憂也諸葛固懇曰某苦志已久既有科名之分何靳不先與之復使某待三年且老矣惟願神人爲某高下其手老翁曰固也但陰注陽受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即再三叩頭懇之不已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以子當之矣但吾爲子力求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陰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世間也諸葛曰貧

甚何從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鏹計三十萬錢者焚之所費不貲願無相忘諸葛許諾甚堅夜半果有四歲小兒來老翁竟去其秋諸葛果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匆雖常記老翁之言以爲冥理茫昧不足爲憑遂爽其約旬日之後老翁復來形容憔悴衣裳藍縷無復曩昔氣度數而責之曰吾爲子受困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小閒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之神爲子受謫遂無所歸明春當爲子力謀一進士第子能爲我立廟

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食言可也諸葛許諾益堅
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于北京某地至則果然
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作伴首場三日之前即于闈中竊
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一毫不誤第二場復如之至
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臨試之夕將唱名矣見老翁跟
踰而至曰吾爲子覓策題幾不得出恐子部署無及頃
便竊得程策五篇以貽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禁甚
嚴吾安敢自隕法網老翁曰某在能破人目無慮也諸
葛遂如其言遇搜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鬪蜂
擁之至廳事前失此翁矣諸葛遂被笞三十枷示貢院
門一月幾死枷將畢矣老翁復來罵曰子欠三十萬錢
今受此杖尚思微倖進士第耶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
信人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天狐非神人也京山
李博士維柱借詣公車親質其事

邵舉人冤報

姚江邵喻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德久爲北京東城兵
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馬受賊
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冤不明歸而雉經以死死

之後適喻義借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一仙女冉
冉從雲端而下向喻義作禮而言曰君是今科會元必
中矣但硃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最要緊須用心
做無造次也如是無夜不夢率以爲常是科丁未喻義
進頭場文甚得意至中場出後又復夢見如初喻義心
愈疑猜至末場恒恐失誤只得懷挾鈔寫策要一小本
縫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桌上對鈔監軍過而好言謂
曰豈宜公然如此喻義叱罵而去又一監軍過復如是
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其人忿而奪去白于監臨時孔

御史爲監臨官聞而大怒亟遣擒捕既至則其舊披門
生也御史遂詭言以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
讎乎喻義進曰兩場文字定中會元某恐三場不稱實
是帶進初無怨讎御史本欲伸救喻義無奈狂悖如此
有徐御史亦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容情卽
叱伍伯行杖杖畢枷示于貢院前充吏南還後其事卒
聞于上邵卷果達御前適符前夢夢中女子卽冤婦所
化或謂婦以冤死得爲女仙未可知也

王給事食犬報

昆山王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夕在邸舍時
坐燈下讀書忽聞小犬嗥聲環其榻而吠之覓看無
所見既坐又聞起覓杳然呼左右共相尋聽其聲乃出
燈檠之中歷歷可辨一家惶駭給事後雖斷食竟成疾
而卒矣輦下冠裳多知其事

蒸蜂之報

有某甲養蜂一房盜者乘夜竄之而去夫及賣跡之甲
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甑上蒸而熟之瘞入土中
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與家忽患癘風相枕籍死莫有爲

收葬者余見釋典中有沃蜂之報緣此觀之定不安矣

張阿招屠豬報

江陰縣顧山有屠兒張阿招一生宰豬爲業年六十餘
而死死之日皮肉發癢不可忍呼其妻炊沸湯沃于四
體以爲快又用大木槌擊其手足晝夜不停久之攘取
屠刀自剖其腹以死

顧樂屠豬報

顧山又有顧樂者亦宰豬爲業高君承先親見其死時
在定菴伽藍前地上作豬叫數聲宛轉而絕

馮氏子屠牛報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廿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見其先割牛舌作羹以下沸酒十餘碗不覺醉極將刀割牛誤舉刀口向上自屠見者共歎業報之不爽矣

天長縣化魚僧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爲業一日有北邱詣門乞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日捕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妄殺是龍而魚服者也已而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米飯猶在焉萬舉家相繼

病死

修行人墮大腹

處州民張某號幻雲道者一家母子兄弟六人俱持長齋修行奉佛一夕張在房中坐有人呼之甚急張應曰來其母兄弟弗聞也已又呼之如此者三張乃泣謝其母兄弟曰呼我者二人約同到黃仰橋家似將往託生耳兄弟幸善事母明日須過黃家相看如爲人則已倘墮落非類中汝輩無爲持齋事佛矣其夜無疾而逝侵晨詢黃家果夜半大生三子兄弟慟號遂不信佛黃卽

陝州兄弟也其說不浮余謂作犬是業報亦緣宿因如
來白犬骨尚與須彌齊高何況五濁有情張以一念之
疑而人異類心爲畜生吁可畏哉抑其平居修持之志
必有未堅不然理之不可知者也

薄明經爲魚

余邑中薄生名澹如少年有文藻能爲近體詩以萬歷
丙午舉明經然性喜蕩汨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
人澤閣子中偶閱說海見唐人韋主簿化魚事津津慕
樂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先輩待任文社

二三同袍在焉角藝既畢主人設酒餞餉客薄生于席
上恣談古今無不稱說俄而口角忽覺流涎沾漬衣袂
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諷其歸又固不肯行彊
掖之登榻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亟召醫至察其脉已不
可爲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亦不知疴瘵僮僕隣閤
遽止之募役夫數十人連帷榻昇而歸入門登堂妻孥
環擁號泣疾發于求迨戍而絕矣殮後經七日是首七
之朔生雖家于虞山世爲婁江人于是延婁江沙門所
善者六七輩至家設大齋供頂禮梁皇慈悲懺法沙門

以楊枝灑書食口喃喃作胡語忽見飯中躍出一金色
小鯉魚擊跳佛前向空鬪觸衆沙門圍繞于座羅而得
之于是一時合掌齊聲念佛誦咒放之城西大澤中悠
然而逝明經精靈所化與韋主簿事干載同符矣釋典
所稱六道四生一切惟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歟余又
嘗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一書載魚服記甚詳洪爐變
化理實有之凡人所信唯耳與目此固非出耳目之外
者也

徐文長冤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爲縣諸生試屢雋世廟時胡少保宗
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幕府典書記寵禮特甚渭嘗
出遊杭州某寺爲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妓家竊其
睡鞋一隻藏之于袖來晨入幕出以呈于少保詭曰得
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寺僧二三輩斬
之轅門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娶
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戶內歡笑作聲隔窗
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
鄰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漏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

渭復自外歸小婦晝臥于牀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
渭不勝憤怒聲如吼虎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急索挺及
不得便引鐵燈檠刺婦頂門深之而絕遂坐法繫獄中
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數年事亦解渭閒居發悟往
日譖殺寺僧受此冤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詩二
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
不飛去憐羈雌嗾惡侶兩意茫茫墜晚烟門外鳥啼淚
如雨跳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鈎間不著棠梨花下踏黃
泥行蹤不到棲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丁酉冬四明太

常卿余寅說

徐氏兄弟冤報

常熟徐昌祚任子官至比部正郎尚書公斌之孫也兄
弟六人同父異母各不相能昌祚昔有沉姑之事爲第
六弟鼎祚所訐時西臺御史行部江南以鋤彊爲名鼎
祚欲重兄罪乃撫第三兄弒父隱惡併證入昌祚案中
昌祚稱冤不服鼎祚與諸族人怨家交相誣引構成大
獄昌祚銜恨而死死後其同產弟復祚設爲鬼言備陳
古今罪福報應之理論釋鼎祚鼎祚不勝寒心雖復悔

會同第二影響

三知不足齋重訂

謝殷憂不已其家數見昌祚爲祟却後三年萬曆甲寅五月鼎祚遊無錫惠山寺忽聞昌祚隔壁笑語已又聞叱咄聲驚問侍從咸無聞者往視寂然意大惡遽命舟馳歸病七日見昌祚守之少時遂亡

新發潘家交報

蘇城富民潘時用資財十萬號新發潘家時用先有一弟名璧生歲餘潛于襁中殺之其婦免身便生潘大郎模樣酷類其所殺弟常有忿去未幾生二郎既長兄弟不和共相訐鬪後大郎爲子錢家所逼推仆時用于地而死二郎妻父衛起部勳也權杭闕時與秦御史諧善秦按吳中立召大郎鞭殺之咸云起部所構俄而二郎寢瘵數見其兄械繫相守備諸妖祟無何嘔血死起部衣緋而出亦顧見大郎在堂後問左右皆無所覩驚走入內數日相次暴亡

來方伯濫刑報

蕭山來方伯三聘性剛嚴居江西藩轄時有一典被仇誣盜不窮踪跡立杖殺之萬曆辛亥冬方伯論列還家矣遇江西地師到擬同往鄉卜地欲行前一日遣使過

姻家預令設具以待其夜方伯張燈置酒與地師飲飲
罷闔扉寢矣忽聞門外人馬聲初遠寢近自起出戶看
之見一人手持文書跪于微月之下就視乃昔所杖殺
典也驚問曰若何以至此曰來召相公耳方伯收其文
書急取火視則兩手空矣便呼妻子處分家事畢于是
遂卒鄉人徐說敘之

僧園第七

僧園第八目錄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楊尚書前身為僧

陳典史前身為僧

姚御史前身侍者

段民曹夢前生

王一鶚悟前生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趙增廣悟前生

劉秀才輪迴

張明經輪迴

萬侍郎三世輪迴

沈僉泉後身為林家兒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假山鄭前生公案

僧園第八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訂

閻頭陀後身為祁家兒 周南甫再生

韓氏妾三世女身 豬死為兒

卞老再生 童燦兩世為僧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王文成前身入定

陸氏子兩世吹簫 諸老先生善逝

張都憲前身道人 蜀王子前身為僧

徐光祿兩世輪迴

猗園第八目錄終

猗園第八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臨海中丞王公士性好遊名山宦轍所至無不搜奇討
奧所著有五嶽遊稿先是西川峨眉山老僧性好遊自
恨一生不得徧探名嶽年又鬢鬢向暮矣乃誓于來生
了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臨海縣王氏託
生為男十六年後汝可來一相訪也其徒遂書屋壁以

猗園第八 報緣

一知不足齋重訂

記之至期派江南下尋訪至台州城中則公年纔十六
相見依然宛如舊識計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時卽公之
甲子也厚遣金帛而還乃知李嵩房瑄蘇軾諸公並是
高僧轉世以佛法推之信不妄矣

楊尚書前身爲僧

宮保尚書楊俊民山西蒲州人父卽太傅襄毅公博世
廟中名臣也先爲兵部尚書時與世父武選府君深相
結契嘗爲府君言民兒墮地卽合掌而笑見人則打問
訊僕心惡其妖妄抽牀頭短劍按而叱之民兒卽從乳

母懷中作聲音曰老僧四川人峨眉山出家因發願修
造寺殿估計二千金止募得銀六百兩埋于寺傍石橋
下不果成功以此託生高門願爲相公子求相公遣人
往彼發其藏金爲我完成勝事有兩弟子俱在一可託
一不可託惟相公裁之言畢襦襦如故自此不復言矣
僕聞而大驚便納劍立捐千四百金遣幹辦往川中推
驗委有寺在較老僧化去之日適符民兒所生之年月
日時其徒二人尚在發橋下藏金果六百兩無缺于是
遂出金蓋建佛殿煥然鼎新此寺今爲名藍余幼時嘗

聞府君言如此忘其寺名矣襄毅公會因北兵之變以
大司馬得專征伐挂平虜將軍印出塞外軍聲大振後
銓宰缺官世皇手批特旨命楊博爲吏部尚書故公門
上榜帖子有四句云金印腰懸會司百萬貔貅命丹書
手勅謬叨千百縉紳頭父子生而一品者自公家而外
不多見也

陳典史前身爲僧

嘉靖癸亥姑蘇齊女門外陳言者繇功曹入選順德廣
宗縣典史與外孫湯汝學并其僕三人赴任道經村坊

中一野寺見寺僧五六輩衣帽修整候于門外陳問曰
前路有歇處乎僧應曰驛遞遠矣盍留小寺一宿明晨
行路可乎先是寺僧夜夢其先師謂曰明日我當躡跡
汝等可著袈裟立寺門外候之至是僧見陳君模樣儼
似先師故身也心疑之延入坐定細問其生年月日卽
老僧入寂時矣果符所夢陳亦如舊相識汝學乃同行
者說其事寺名西寺

姚御史前身侍者

嘉善姚御史名綬字公綬其父封公頗好善宅西有大

雲寺僧房侍者年日老矣當受封公賑施一日封公于
田中觀刈穫忽見此侍者肩其襪從宅中後門直入怪
之使人往問則細君就館產子又使人詣寺中消息云
侍者病三日頃化去矣封公心知是其託生及御史長
而猥黠不若于訓公亦不甚保惜年十六尚未識字讀
書御史行第三其伯仲二兄咸舉秀才公令御史踐更
于縣縣尉怒其狂率杖之歸乃發憤就師傅日夜程書
不休如是十年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請告還家悟前
身是大雲寺侍者因自號雲東逸史

段民曹夢前生

武進段金字子新十九歲擢進士第拜官民曹郎權稅
杭州北新關一日坐理文書忽覺倦甚擲筆而假寐于
案踰時驚寤亟召伍伯前詣第三條巷內沿街住有穿
綠婦人祭其亡夫筵上祭品是青菜餛飩訊之果符其
言婦人云夫亡已十九年矣亡之日時卽段君年命段
君喉中猶帶青菜香也遂捐俸羨給以粟帛時婦年猶
未滿四十當路中段與婦有奸論劾罷官

王一鸚悟前生

金日對第人 報錄

四知不足齋重刊

山東王郡伯一鶚爲真定府太守前身卽真定府人入境依然忽命吏入某巷訪某家徵某人姓名果是蓋死之日卽公生辰也一嫗出雞皮鶴髮詢之乃是公妻公厚給之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三十年前蘇城有某秀才爲暴于鄉鄉人莫不切齒然頗通宿命一日中惡死記託生城外某家爲豬形體面日宛然豬也自恨一生爲人無所不恣雖今乃墮于畜類受此惡形視其身與餘豬其臥糞壤窟室中腫脹臭穢甚可憎惡求死不得恒欲早就屠割於是日夜向園中作耗不肯食其家怒卽縛囚是在店前殺之殺死復託生爲小綠蛇自顧其身僅長尺許已爲蛇矣時蟠于深榛草中竊聽人言乃是劉指揮家後園自恨方脫刀塗又罹毒業捨身受身終不獲生人道復求死不得以頭擊樹觸石腦血滂沱日夕在草中擾亂無已見人至便張吻嚙之又私念蛇死可爲人忽見一挑菜婦人窺其形軀似有娠試追隨之竟蜿蜒于筐底菜下乃是劉氏後房姬也將媿矣從女伴攜筐園中挑菜旣而入室

驚見盤蛇呼家人共來打殺不覺神魂纏住姬身其夜
卽產却見其身已復爲人矣遂爲指揮之子此子六七
歲時猶知前生事謂身從蛇中來也沈問之父說此

趙增廣悟前生

嘉靖中有趙生者是趙某子爲大同學增廣生暑月迎
督學公出郊數里外入一酒樓過飲火酒大醉不脫巾
服而臥于樹下其僕汲寒泉沃之便氣絕魂游溪邊犬
來相嚙忽見洗菜婦人臨水垂褙就而隱身不覺魂神
冉冉走入其牝戶中樓上人咸怪秀才在樹下臥不起
撼之死矣僕走報家昇歸殯殮初不知其故也是晚婦
還家卽產一子趙生見身形縮小卽悟托生在此忽一
日婦家出外置兒筐中有犬入房以舌舐其兒遂驚起
作聲曰趕狗子趕狗子鄰人咸謂筐中兒語不祥亟覓
其父母還將殺之矣父持鋤作擊兒狀趙生懼乃不敢
言至五歲時始向父母具述其故曰我故本府增廣生
某也家在城中某巷可速喚吾家人來及家人至歎息
淚下敘述家事一一無爽妻猶未改嫁也且戒收藏遺
書勿失兩家因此遂相往來不絕後求還家覓遺書讀

凡前生所讀之書猶能一一覆誦及能記憶同袍姓名常向人誦生前州考試卷吐辭朗朗不訛一字書法亦與前生相同數歲外卽補諸生仍爲增廣諸君賦詩以紀其事焉

劉秀才輪廻

四川某縣秀才劉祥年三十與妻子窗前算帳忽暴死死後託生于百四十里外鄰縣某家爲女到四歲時其母抱之懷中女忽作聲而言曰吾是某縣劉祥秀才也方在窗前算帳何遽以死死何以生于君家其母大駭急遣人至其地訪之劉家停棺尚存帳簿與手遺書宛然在窗前案上其妻聞之乃出金帛贖其女歸終日手抱告于人曰此吾夫君劉秀才之後身也張太僕鼎思親見其事爲高君承先說之

張明經輪廻

山東東昌府高唐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逆旅小樓忽中煤烟薰死上帝憐其枉勅爲任邱縣城隍後享穢婦之

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接武家述前生事
了了先是明經未受生時託夢于其姻家李大學云六
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丞過高唐願少駐行車遣來童
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面吾女喜姐是時明經極尚
未葬其家壁中隱隱聞有車馬鼓吹聲久之遂寢及李
太學謁選果承上海矣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
任道經高唐卽挈來童及子婦喜姊詣林家士章一見
卽呼來童來童泣且拜出袖中鏡子及繡囊與認之云
是我買與喜姊者又言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爲喜姐作
嫁時裝檢篋中無失乎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置鏡以
期後會焉詳載處實堂集

萬侍郎三世輪迴

明江西南昌萬侍郎某不離襁褓具知往因記第一世
是董氏子北直隸人爲縣胥史頗工書算而行多險詖
往往虐取人財至三十五歲無病而死甯閩羅王殿下
三年仍管書記王忽謂曰汝在陽世造業最多不可紀
極安能免於馬腹乎卽命冥卒取馬皮一具覆其體推
辭不及甯勉受之移時便入馬腹中逡巡之間不覺墮

地爲駒矣稍長鬣甚充北地驛傳日奔馳數百里鞭箠
交下殊常楚痛一日掣韁逸走迅越灌莽圍人跡之河
濱樹下馬遂嚙數口擠圍人入水復蹂躪之水中至死
乃已尋自追恨阿馬旣受畜生身復犯殺人大罪今番
不知墮落何狀也便跳蹶嘶鳴不食而死死後復有人
牽至閻羅王殿下自理擅殺圍人罪合萬死王閱簿謂
曰斯有何罪絲彼七生前殺汝今世報之適相當矣有
頃敕冥吏曰董某償債已畢此回合生世間爲貴人身
居樞貳之職吏遽取烏紗帽戴于馬頭帽甚窄請易其

大者王曰此二品官職至不易得當復何所嫌也遂以
頭戴帽而出託生此身于江西南昌縣萬家復登進士
果歷官至工部侍郎信三世之有徵捨生受生之理昭
然不爽矣萬公自通籍已來清介自持一節不改所至
捐俸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中襯皮每一馬家分給
兩片旣拜司空三月而乞骸骨天官尚書吳鵬嘉禾人
也與萬周旋甚厚嘗苦畱之語云公望甚重一二年間
可居吾位矣何得言去乎萬荅曰某定命合居二品官
職豈宜過望哉吳素聞公有施馬觀鞍之事而不詳其

故因詰之萬良久遂敘宿緣斂眉而言曰某昔第二世
被剷作馬爲人乘騎其人恒以雙膝夾擊兩肋痛不可
支馬肋下肉俱被磨爛每行一步慘入心骨而此神識
還生萬家卽今此身是也思作馬身受苦如是故造斯
功德以施羣馬非徒然爾尚書歎息久之因徧以話于
賓客所知金三枝述焉按此夢瑣言載唐有劉三復能
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與萬公
夙緣髮鬚矣

沈僉臬後身爲林家兒

明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縣人擢嘉靖庚戌
進士其子椿年卽希言之先姊夫也僉臬有文名工書
翰與吳中皇甫諸昆季及三黃輩爲詩社交晚年結廬
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爲黃金平生贊業費
於炭值爲方士所誑惑鬱鬱不遂其志卒以貧死死年
六十有餘後數載椿年始露頭角爲縣諸生復好扶乩
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僉臬死後
因緣仙人筆授云卿父亦無大罪不墮惡趣中地府處
分已合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禱家爲男矣後當

貴扶此人非識字解書者禧年密不外傳希言弱冠時親在其家見之也未幾禧年亦夭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長洲縣諸生劉咸明參政玉成第四子也二十一歲寓于澤宮其年萬曆癸卯一夕忽夢入太山東嶽廟中見一緋衣官人執簡而立旁有同遊指而謂咸明曰此官姓孫名阿掌人間生死各錄者咸明因下拜求問年壽官人曰卿壽止二十七歲不能多也咸明意甚惡之愁憂不樂秘不肯述于人間告所知亦囑勿泄至己酉春

咸明已二十七歲矣一夕又夢前緋衣官人告之曰卿今應死無可避處死當受生于江西南昌饒家為第三男兩兄皆諸生卿後却為孝廉也咸明驚寤汗流自知不免乃輯其麟經課藝梓行于世旬餘遭疾少日而殂咸明與蔡秀才士順並為吳都諫壻士順敘之按裴松年記魏蔣濟妻夢亡兒言在地下為太山伍伯憔悴困辱今太廟西孫阿將召為太山令願囑轉我令得樂處明日推問果得之濟乃見阿具語其事阿亡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為錄事矣據說如此豈阿至今猶

爲合未改乎

假山鄭前生公案

蘇州女醫鄭氏著名假山鄭有從兄弟二人兄名欽謨弟名欽試萬歷丁未秋欽試夜夢兩鬼使手把文書來家追攝問其故曰四十年前劫殺一僧僧今申理使我等來追攝耳及出文書視之則欽謨姓名也試曰謨矣此非賤名乃某親房兄耳兩鬼使便乞引至彼家既入卽出而謂曰在家誦金剛般若不可得取也後三日復來試驚起私與細小共說初無信者往驗誦經恰符鬼

語經三日後復夢如前兩鬼使仍乞引至試從屏外窺窺見其運入謨帳捉而出矣既覺悸汗交流投明往看且見兄謨坐堂上爲人處方治劑如故了無病氣未敢說之絡繹探聽至于日暮聞其家擁鬧急走消息謨適患急心痛而絕矣時年正四十一歲人謂卽謀僧者之後身也又二年欽試相續而亡蔡士順高承先並說

閻頭陀後身爲郝氏子

閻頭陀希言以萬歷辛卯冬化于金陵化之前三日偶行步過急忽腹中爆然有聲頭陀大驚歎曰嬰兒走矣

便詣金陵舊遊諸公門各各辭謝云欲上茅山去其日
知在茅山下祁家店句容縣地去白塊三十里上茅山大路也大門樓邊托
鉢適門內嫂姑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問訊高聲唱
云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乎嫂不荅其姑是室女所
然應曰淨房儘有任師父住去也言訖急走還內頭陀
相隨而入瞥焉不見嫂姑二人並怪之其夕姑忽稱腹
痛產一男兒魁梧殊特父母怒欲殺女并斃其兒見兒
異相不忍斃嫂亦從旁苦諫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
囑亟使人物色至祁家得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

見者以令器期之書窗膏燭之費悉出彭氏給焉真室
道者說按琅玕王公世貞傳畧云道人末年頗好作有
爲功德欲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
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
溉之成稻田歲入米三四十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丙
舍耳于是薄游金陵諸公問遇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
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飯畢乞浴浴已遂
暝跌坐不僵浹旬猶煖氣休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
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時啟龕視之百日猶若生也據

琅玕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
驗矣方知托鉢于禪院者是其飛神而末年開道種
花畢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旨乎頭陀事跡散在仙
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玕未之及也

周南甫再生

武林周箕南甫少年寢瘵甚劇既絕妻子具衣衾將殮
矣及明乃甦自言死去時卽託生于杭州城內一大家
投胎之際茫然不知但見形軀絕小其家臥房在高樓
下牀壁皆黑漆彩畫幃幃鮮燦器案華整銀臺上高燒
絳燭一室爛然抱兒入澡盆中洗之笑聲聞堂訝是五
六輩中年婦人絕無男子行動浴畢用紅衫縳縛甚緊
伏于牀側時時用藥汁來喂苦不肯飲忽尋思我是周
某家事百無一了今若轉身此處不如無生矣遂悔恨
慟哭決意還家見婦人輩齊來慰藉搖手禁小兒勿哭
不聽啼益急夜分後聲漸微至五更覺氣喘力乏遂死
死後蹶然而生歛如夢醒乃屍橫地上經宿矣家人驚
喜便復走醫調治越數日輒神王如初

韓氏妾三世女身

姑蘇明經韓治學士公之從孫有妾周氏臨頓里舊族也性敏慧及笄而嫁嘗爲夫君言見前生是某家女子韓頗異其言後寢瘵沉綿呻吟枕席醫藥不能奏功萬歷癸丑之五月忽告夫君曰冥司有人追攝某矣明日暴死至夜復蘇具說冥中事云午前攝至郡城隍廟籍籍稱太守府中與陽間無異因案牘事煩不及解攝者云爾平日無大罪過不必入見矣但我冥中差使亦非錢不行放你暫還速備醪醖楮錢于家候我享之而去也明經便依言具辦方畢周氏曰其人復至矣亟與之

食遂與夫君主母子女婢僕作別云兒今兩世爲女身矣此去又當託生于別郡某家爲女復作窮秀才妻至第四世方爲男子今其家婦人分曉臨蓐我卽往投胎不可留也又自言兒今形軀漸漸縮小如嬰孩狀矣言訖遂瞑目而逝

豬死爲兒

吳中一老儒與侍郎袁公愈春布衣之舊侍郎在南曹時老儒往謁行抵丹陽方舍轍登途乘跨塞衛適遇屠者宰豬陡見屠刀上躍出赤體小兒倏忽失處不覺大

怖從驢背墮下僕夫掖起暫止路側店家整頓鞍轡而去適遇此店家新婦免身誕一小男呱呱在地尚未浴也乃知此兒卽所劄之豬託生與驢背所見無別措大老不解事忽經覩此新異出于耳目之外便成悸病心緒昏錯臥侍郎衙內兩旬侍郎素以清苦自持雖念寒緣無所濡沫但割俸餘遺之老儒匆匆告還歲餘始愈自後固窮沒齒不復作軟紅塵上想矣

卞老再生

蘇州閶門外洞涇橋有居民卞老釀酒張肆爲業人呼爲卞二老隆慶初年病死其家拜梁皇懺以資冥福闍天子謂曰懺法功德最大汝縱有罪惡已洗却矣賜壽一紀仍放還旣活便能彊起坐于門其親陳世仁自橫涇入郡持紙鏹詣門弔之驚而反走卞老呼告其故始信陳之子文綱言

童燦兩世爲僧

隆慶年間衢州王氏子小名童燦數歲日誦圓覺經琅琅可聽人問之亦不自知也年十五隨父至西陵寺見壁間永明師像憬然有悟因憶有寫未了經在故笥中

索而閱之則圓覺古本宛然手跡始知前身卽永明師
矣遂索筆寫竟若出一手告其父曰此兒故居願畱以
畢酒業父不許卒與俱還數年父物治喪葬畢卽棄家
持鉢飄然不知所之續耳談亦記其事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太原進士華仁幼在荷襍之中卽能讀番經恍惚記憶
前身是西天竺比丘也

王文成前身入定

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常遊一古寺中見傍有空院槭鐺

甚固公叩其故寺僧皆曰不可開公固命開之寺僧曰
中有入定比丘閉且五十年矣公心動竟發視見龕中
坐一老僧顏貌如生儼然與自己模樣無二心怪之舉
頭忽見壁上題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
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空門不壞身公憬然而悟
其年政五十乃曰此吾前身遂建塔葬焉

陸氏子兩世吹簫

青浦縣編戶陸坤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背燈下
關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蹣跚而來持一物至落

凡有聲聞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爲鬼也晨起有紫
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鐫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
若經玩弄不得其動因取佩之偶過毘陵人沈寔之者
整棹詣門請而觀焉既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泣
然心悲詰其故寔之先有子好吹簫攜紫玉簫與俱臥
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瘵而亡寔之痛傷取簫納
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子無別故失聲長號詰
所生甲子卽與其子死時日同出簫觀之宛然舊物也
寔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往來不絕

諸老先生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希言所聞惟文符詔先生徵
明年至九十髮鬢不衰一日爲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
擲筆而逝儻然若蛻人咸謂先生尸解去不死矣 崑
山張石渠先生嘗嘗銀臺好爲詩書法倣眉山豫章而
筆竦尤善與希言先世有交嘗見其所題卷冊中翰墨
甚夥先生年三八十外而逝逝之日著衣冠于堂命家
人取匹紙一番濡筆蘸墨直寫蓮華二大字寫訖展置
地上然而看之家人立兩傍以肩承其腋須臾泊然而

化 揚州宗子相先生臣與先世父同榜督學閩中疾
革衣冠坐廳事賦詩三首飄然欲仙擲筆而逝得年僅
三十六 四明沈嘉則先生明臣年八十二晨起課童
子種益中葛蒲忽覺不寐起坐胡牀少時便卒 山陰
王公元敬昔撫江南有惠政兄弟並甲科與兩先世父
同榜希言應童子試時嘗蒙其獎借真古人也後官至
南京兵部侍郎乞歸不允偶感微疾召醫師入署診脉
診訖公問曰疾可爲乎曰可爲第須用藥耳公曰七十
外老人尚須服藥以延年貪生其矣命左右亟治後事

治畢沐浴更衣而終 妻伯徐光祿公履中七十三而
卒卒之日晨起索湯服九子藥畢梳櫛著衣冠謂家人
曰今日力不能支矣戒勿哭神理漸索漠少時便逝
名醫張先生康忠嘗自言弱冠時病瘵困憊且甚衆醫
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王翁竹西者負藥囊過門聞內
吳聲問其故具言郎君病將死故哭王乃闌入臥內視
先生遙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脉五六息復曰
不錯壽且八十今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子尚當享六
十年大名可與我爲弟子即以附子人參煮而飲之飲

畢與被覆之命。然寐寐覺乃索糜糜後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術更加精焉。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罔不愈者。人無遠近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體。瘍醫請進刀圭云。一試即愈。先生不許。趣治木適值生辰。諸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公安袁小選先生宏道才品學識道業佛理並超妙。過人性高曠。爲詩文耻于常調。時輩以爲不似從人間來。庚戌春乞差出都門遊百泉而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中。吳故知增感其夕宿于僧

寺無病而化。咸謂袁公爲尊宿再來也。司寇王長公先生世貞。一世龍門名滿海內。然晚年好道。彌篤。每晨起焚香燕坐。持誦金剛般若彌陀諸經。胡跪膜拜如此。積歲庚寅十一月既望。病勢轉劇。神明不衰。命延名德沙門于榻前。高聲說法。領悟而逝。時年六十六矣。先是其年六月內。童子晨掃佛堂。見丈木胡牀。無故自行。若有憑焉。衆莫不怪。公竟無言者。禮佛誦經而已。至屬纊之前三日。悉驅姬侍。召諸游賓入幕。伴守衆咸見有綠衣童子。齋幡來迎。跡之倏滅。方知公善證焉。少師申

公時行居首揆十四年獨以忠誠敬敏幸信于主上丙
魏之業爛焉一時又致其相事二十餘年而壽至八十
天子方遣行人三錫存問恩綸將及其廬公不能待而
逝矣傷哉先是癸丑十一月長至節公晨起望闕而拜
起秩之際左臂忽不能舉急召醫使診視醫言是血衰
痰盛不治將有半身不遂之憂已稍進藥至甲寅四月
孝定皇太后哀詔至公出哭臨不勝哀慕疾繇此殆容
顏日漸羸然至六月望後遂不茹葷長君圍卿懋敬跪
進湯藥竟不肯御笑曰八十老人尚須服藥求生真欲

俟河清耶至七月初三日在臥內草成遺奏一
問紀恩詩一章命左右送長君收藏其夜卽與內眷尊
卑作別初四日命設榻於西齋正寢禁絕內人無得闕
入且曰不數日吾將行矣長君問何往公曰吾憶前生
是須陔洹中來今亦願在西方耳長君聞言大慟絕而
復蘇公曰無慟趣命置酒榻前與親友作別歡然而散
至十四日召子若孫語之曰西方巾已製成乎恐明日
可行也諄諄以忠孝爲囑誠存問到日止領敕書拜辭
表禮蓋又寢疾五日而塲是七月十九夜也先一夕家

人夢見胡僧五人乘異色馬五匹又牽一匹尾其後從
空中下突入廳事眾共訶之對曰我迎相公持此馬至
耳或又聞空中音樂之聲至二十日南濠王秀才一統
在家扶鸞召仙仙至乃盤門周舉人亂昌也曰今日甚
忙爲迎申相公蒞任問何官職曰已爲天曹左掌記矣
時八月改朔蔣秀才鉉在王武庫宅說座中聞者二十
餘人希言嘗觀釋典頂溫者必生天宮聞公少歿時舉
體如冰而捫其頂移時尚溫當證兜率位中無疑果如
此仙之語則公猶作玉皇香案吏未敢信以爲然也

徐徵君應雷嘗爲諸生棄去事母篤孝志操高潔隱居
著述不交聲利面頤有痣毫數莖甚白因自稱白毫子
平生又多山水癖遇佳勝處孤吟獨往悠然忘歸萬歷
壬子冬疾殆先一日凡上古端溪硯中夜無故自鳴度
不起夷然賦詩而逝逝時目視其子正舉曰吾生六十
幸無過可以瞑矣遂瞑 曹明府先生亂儒自署石鼓
山人孝廉爲縣頗著令績居鄉講學亦崇佛典生朝是
九月二十八日癸丑歲壽八十四矣先是老病遷延其
郎君遇一術士推算先生甲子術士云大期將至決

不能過生朝也人以為妄及誕之前二日早起梳櫛著巾賦詩一章冥然而逝詩中有絳霄鶴馭之語聞者知其脫然於去來而驚謂術士為神算矣術士又云明年此時尚有一大老先生也過生朝不得蓋謂中少師公也至是其言果驗 會稽陶太史先生望齡文章學術俱冠詞林素善病是年庚戌秋偶得小病已預知不起即敕治後事三日乃逝 豫章相國張公位道德節概為江右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過其所幸吳姬垞子置酒

話別呼左右取絳繒一幘索筆自題其旒曰桃花臺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曰我憊甚趣駕臥車來昇還故垞其夜倏然而逝年七十有六 王微君先生穉登病革之前數日夢身在一大官舫中地似嘉湖之間先有朱衣大僚具威儀往來于路奄爾散去忽見衣繡半臂者八人插花于首爭來叩頭承應問之云吾屬是天部樂人也外忽傳龍虎山張真人國祥入謁真人故徵君舊交也附徵君耳謂曰此曹皆善作賊者將詣君所竊金叵羅故非佳人請為驅之子是衣日月雲霞之帔執

玉簡作亥步一如世間道士降壇之狀有頃與八人共騰虛而去徵君遂寤明日述其夢於子無畱希言在坐亦與聞焉逝前一日命子無田作書問希言云依稀是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何人詩能覆其全乎希言適從許墅赴張司農讌歸彊起捉筆疏成一段公案以答其問是晚入看先生疾已劇猶于枕中舉手珍重神氣恬然其明日是癸丑立春晨起櫛髮竟賦迎春日病不赴文啟美之招七律一篇命小史書之逡巡間歛枕而逝左右號呼已又微張其目搖首戒勿呼遂長往

年七十八 先次公府君諱疾革醫視其脉曰太重遂召希言治後事希言泣然不敢應明日問木具乎又明日問衣冠具乎則又明日召希言而問曰人言死鬼神盡妄吾一無所見第不知人之死也神果滅歟抑有不滅者在耶希言對曰齒髮有盡而休明無盡曰如是爲吾延沙門禮梁皇懺因隔屏風誦四十八願使我竊聞一二足矣府君平生不信內典至是乃曰吾自天竺謁大士歸中元日持齋起將滿一月而行矣有楞嚴金剛二經在篋可畱供養佛前府君能預爲日時八月十一

日也輪其指曰十四可行然是辛巳不吉其在中秋之
夕乎果以是日晨起自題其旒至夜索桂花微嗅命獻
佛戒勿哭叉手卷膝而化年七十七 是諸老先生皆
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非其定力之深良絲風恨之利
余所不聞者尚多未可便謂世無陶潛到溉其人也

張都憲前身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素母分娩時其父見舊識趙道人
入臥內跡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爲昆明縣中屠
兒一日縛老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偶以他事置焉

所生之犢旁睨其側竊啣刀藏石罅中道人至索刀不
得見者告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匿身壁間以伺犢
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牽牛俱上華山
修行于花亭菴中晝夜向佛前胡跪膜拜懺洗從前罪
愆久之額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溪橋取水約三四里
許道人以水筩架于牛背令其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爲
趙道人牛爭爲汲水置筩中牛復拽而上山如是者二
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卽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旣生
額上有肉如珠登嘉靖二年癸未進士第以右副都巡

撫西川

蜀王子前身爲僧

東齊歷城王祭酒敕少有道術嘗讀書臥牛山中與一僧爲道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攜筐同登高巖採摘蔬菜藥草之屬使僧攜之先下比叩門王却自內出與開鍵僧訝而叩之則曰吾從問道還也王後登鼎甲自翰林出外督學省中一日集校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山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數里視雲落處斫之得白石子數升圓瑩如雪輦之而歸命宦人到碎煮成腐羹徧召諸

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藥王曰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往視之問僧曰此行願富乎貴乎僧曰兼之王曰惜也功行未滿且著蜀王府中爲第二兒因舉筆判其背上一行僧便脫化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背隱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方驗兒之前身是臥牛山僧也王後尸解而去歷城人有自都下還者道逢騶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王從輿中呼而謂曰得非吾鄉某人也歷城人曰是王公耶王曰某被上帝召不得歸家寄語吾兒有

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而讀也此至其家消息而王以是

日化矣

二事並載閩南潘氏閩然堂類纂中

徐光祿兩世輪迴

常熟縣光祿署丞徐振德自言其先君東塘翁初生一
子乳名周舍不數歲夭死翁哭之甚哀小殮時用一私
記印章鉗硃于兒左肩未幾光祿誕生其左肩有肉隱
起印記宛然辛卯夏光祿在長安邸舍出肩痕以示希
言乃知投環之說非妄矣

猶園第八

終



